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謄録監生臣陳瞻燧

東里續集卷二十三

明 楊士奇 撰

跋

重識楊氏族譜後

近觀宋史於上世譜徵不合故此本序文重補竄廿九字始祖增注四十七字總七十字而悉用圖書盇之

重題雪夜清興倡和後

士奇既集倡和之詩而識之又辱館閣諸公素於吾兩

人交好者題及和章聯珠疊璧光彩輝映胡公所云後日佳話者不在兹乎不在兹乎

楊氏族譜始祖府君位下增注

此據舊譜所錄然唐官制無虞部侍郎一曰為員外郎且單已仕宋不應其孫尚仕南唐姑仍舊錄以俟考

羅氏族譜文後

右西昌旌孝坊羅氏族譜之文凡十篇皆邑中先輩名公之作多出親書惟潘先生序出先伯益民府君之筆

先叔祖平洲府君䟦語出先伯通判府君之筆廣平劉
先生序出其徒興寧主簿陳士贍筆譜蓋德安貳守羅
公所集前四篇為德安公作後六篇為德安公之叔寬
則作今譜已亡獨存此文耳德安公持行如玉雪為政
一本於仁厚官滿坐誣謫戍甘肅節行至老死不毫髮
變既老官取其長子憲代役數年憲死又取其季子京
代士奇幼嘗荷德安公教育至是白其情於仁宗皇帝
遂命免京并免憲遺孤獨歸鄉今羅氏之族無幾人獨

德安公有子孫知慕詩書仁宗皇帝天地大恩臣士奇與羅氏萬代子孫銘刻肝心何以報何以能忘而亦德安公之德有以迓承之歟憲之子昇近來北京省余余衰老暫留扶持而京寄此文令昇裝潢屬余題盖羅氏上世已具前諸公之文余特著德安公大槩以示公之後人云

劉士傳雅寓齋卷後

雅之為言正也常也寓之為言旅也寄也夫居一室之

中與天地之内一朝一夕與數千百年皆旅而寄也不可以常也正而常也其惟道乎其體極乎精一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常久不忘者也然無處而不有焉察而由之吉昧而違之凶惟君子者於大而君臣父子之際小而動静語默造次顛沛之頃不敢以去道雖知其所不可常而不敢忽其所常久不忘者不務是以無所處而不當無所往而不自得也士傳誰謹好善官侍近有年今奉藩宣之命而西其必不以所處之

不常而或變其道之常者乎將行出此卷求題故為書此士傳勉哉

源泉處士墓表後

余始至京師數往還太學識吾郡之士劉長謙於諸生中和易忠信其學篤實不浮其言弗倍於道心愛重之與之交其後長謙被擢為中書舍人予亦遷翰林居相接出入相偕與長謙益密也長謙内外一致益久而益信此雖其生質之良亦必本於教乎今觀學士解公所

為其祖源泉處士墓表稱處士在元時親炙吳文正虞文靖及鄉先生劉申齋解竹梧諸君子故其趣向知解高明正大有異於人而退守數十年竟不辱其門又稱處士晚年拳拳教其孫以務學成家不可為傲惰驕易嘗指長謙曰成吾志者必在是以此觀之長謙信本於學乎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究處士之所本又後矣噫世之人有能成其德而謂非本乎父師之賢殆未必然哉

袁氏譜後

族譜之作所以明源本繫孝敬亦有昭先德之義焉今世士大夫家能存其譜牒者什裁二三或遭時多故喪失不存或雖存之而無賢子孫為之緝理卒使後世無所於考斯二者皆可謂不幸也已中書舍人四明袁忠徹示余以其家君前太常寺丞庭玉所作袁氏族譜觀之蓋有可慨者矣袁氏有譜譜歷時變故獨完中為族人詭利者所匿幾廢矣賴太常之父菊村先生力追修

之至太常又行爲此圖以永其傳夫使袁氏世世子孫覩於此圖以克究知其源本而敦於孝敬不至爲行道之人者豈非不幸之後有至幸者乎菊村父子非袁氏賢子孫哉袁氏積忠累厚代有顯者菊村之曾祖又嘗爲吾邑大夫即舊德之難忘睹名賢之有後嘅嘆之餘益增起敬

蕭以軏哀辭後

前永新令四明烏繼善先生所爲泰和蕭以軏哀辭以

軏之子德鄰介其從兄德贇求余識一言余少識以軏知其有厚德因三復斯文嘆曰此於以軏非有所溢譽而烏先生亦非可以溢譽人者言雖約而意已切至事雖畧而他可類見其可寶也已夫孝弟百行之源也心存乎孝弟積誠不已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致福祥以軏孝弟之行著矣而烏先生惜其年不永若有疑於天道夫天道報施固有不在其身在其後之人如三槐王氏之類者以軏雖不幸蚤卒卒之時惟有德鄰纔數歲而

今既壯矣溫然端厚曰勉於善以植其身興其家數子森然蚤莫力督其學皆有可望天道之於以軏豈不信乎烏先生特未之蚤見耳見之烏有所疑哉惟夫辟箕闔墻者而終獲福祥則是天之道不可信然此亦必無之事矣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善莫先於孝弟棄孝弟不善莫大焉故因烏先生所言而推明之蕭氏之子孫宜世世寳此以知所務也

出師圖頌後

此出師圖今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公所藏厥考東平武烈王永樂四年出師之圖也間出示余屬識歲月士奇伏自思惟師出之歲叨職詞林實與扈從親覩文皇帝之誓師東平王之祗命及軍容之甚盛天日之融霽歡切於中甞作出師頌以紀當時之盛事茲敬書於圖上以復于公於戲惟東平王忠精義氣大功偉烈褎然中興諸將之首其規模之宏遠經畧之深長簡在上心是

以特受股肱心膂之寄雖天不憖遺大星墜營於今三十有八年太保公敬承爵位恭事四聖純誠茂績焯著于庭江漢之詩曰召公是似其太保公之謂乎光啓於前光紹於後大雅云不顯亦世猗歟盛哉

族孫俊本宗譜系後

此吾族兄仲素先生謫居淮安時手録其本宗一派譜系以遺其子之紀使不忘所本也仲素之考經歴公在故元時貲業之富號楊半州而身没之後子孫淪落散

徙幾不能自存蓋盛極而衰亦理之常而仲素先生雖顛沛艱難之中守身如鐵石持行如玉雪則先世流風遺澤故在也先生沒三十年之紀死亦二十年之紀之子俊持此卷來謁余感慨之餘書以歸之

尹務厚寄子詩後

右吾邑尹務厚先生寄子之詩蓋以代家書也㴞江距廬陵萬里而自道居官數年所得家書惟此無幾先生謝世遂為絕筆夫士君子大節立身事親事君三者而

已觀此足以知先生所存而自道用之雖終身不厭可也後先生沒之四年里契家生楊士竒得拜觀焉敬識于後

書康仲矩墓表後

民獻從季望運賦至京師遂求余此文民獻拜季望亦拜文成授之又皆拜皆欣欣然喜動顔色蓋季望之愛兄不減民獻之愛父也辭去十餘日渡江暴風覆舟叔姪皆溺死行李無一存者余聞之悲悼泣下夫以康氏

一家雍睦之行積之有素而季望民獻淳篤務善猶難得一旦至此造物者之意果何如哉遂重書此文寄民阜民則并悼季望民獻之不幸又以少慰老姑之悲云爾

彭氏族譜後

世之所謂故家者必其先世有勳業有德義有文學表著乎當時或傳諸國史或見諸鉅公碩儒文章之所記載後世覩其所錄知其人因思識其子孫則其有存而

不至乎絶續者蓋百中得十而巳而十之中求其皆良善不愧其先者又僅得三二焉豈其先世所積者不足以貽謀垂裕哉抑或後之人有不克善承者乎其亦必有係得不得於天者然矣吾邑以勲業德義文學稱故家者亡慮累數十姓而邑中爲盛屢更時變邑中故家其子孫不凋喪滅絶則遷徙離散如風濤烟絮播蕩無極故雖有良善不愧其先者人亦鮮知其爲某氏之遺也是以求其連十數世合族而居尊卑耊稚朝夕必聚

出入必偕人皆知其為某氏之遺者僅見月池彭氏一姓而已彭氏之先以德義文學躋榮仕板者相望也見諸周文忠公楊文節公及公之子東山先生以下諸鉅公與彭氏諸祖往還文若詩粲然可徵而其子孫業詩書持操節以承其先者雖數更時變而益遠益盛無離散之患其蓋有以得於天之保佑者矣夫所以得於天者未必不由乎人也昔張公藝其家當五代兵戈紛擾之時而獨能保族完家聚處敦睦如一日夫當時之人

其智力加雄張氏者何限而稱能保宜其家族如張氏者何其鮮也非世服仁義積忠信有以得夫天之保佑者其能之乎然則天之所以保佑於彭氏者其亦必有所自矣今與智先生方仕為香山丞將見於勲業與和先生又以德義文學表率鄉後進仰止二君而興起乎下者益多士升亦其一矣則天之於彭氏其意詎可量哉士升為二先生從孫為原泰君長子質美而善學今年來受業女兄之夫蕭直史用道於京師將歸示余此

譜以余家於彭氏世好也又欲余題其後輙為歆羨書此士升其歸而益思脩其所以得乎天者可也

書時思儀畧

前四川布政司左叅政天台夏公庭簡作時思儀畧一卷授其家之子若孫使遵之以歲時祀其祖考者也儀文器物具有成式蓋本之朱子所定而叅以國朝之制至明且備俾將事之際不待考論古今循而行之無一不合於度者厚哉公之用心也凡祭祀之理有其誠即

有其神然莫切於祖考者氣脉之相通實理之相關也是以孝子慈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顒顒乎其誠而儀文器物之詳皆所以將其誠焉况供祭有田經畫有素而無臨事倉卒之虞使得以專一志意於對越交感之間非用心之厚其能周備如此哉士大夫之家其禮之大者曰冠婚喪祭而嚴祖考交神明又其大者也觀公是舉非致隆其大者歟抑將不止於此乎君子之行道也自親以及民由内而達外夏公今佐方伯旬宣之任

治數千里之地誠推廣是心使所被及者咸歸於公之厚其亦必始於此歟因公示此編輙為題諸卷端

書贈地理師羅仁則卷後

右詩文一卷凡若干首武昌艾仲宣求諸大夫士以贈其友宜陽地理師羅仁則者也悉稱仁則端乎術慎乎德不志乎利矣最後求余言自天地定位而川岳形焉川岳古今不易人事恒昕是而夕非地理若無與也惟人之體祖父所遺一氣之感其理亦有不得廢者然今

之抱斯術者往往張為吉凶禍福之說為人子孫習聞其說謂吉與福可立致而凶禍可終身不及也於是竭力殫財今年葬其原明年改其向四寸之棺播遷者無寧歲矣夫仁人孝子豈如是其用心哉何者使吾親體魄復于土不壞於畢濕狐鼠不以旦莫速朽其可矣彼吉凶禍福出於天之所命德之所召者其可以苟為哉號其為親而為巳之吉凶禍福是計吉凶禍福不可計而吾親之體魄其弊巳有不忍言者此非操術之不端

事親之不誠而皆汲汲利已者之過乎仁則端乎術慎乎德不志乎利仲宣惓惓於張人之善徒以友誼之厚亦非有所圖利於已者是宜大夫士言之而不厭歟

劉尚書譔拙存蕭先生墓碣銘後

槎翁先生文章行義為當世名臣於人不易許可然聞一善行輙喜稱道之不置口或見諸文字以傳矧於鄉邑輩行之尊㩗履之篤又有世戚之好如拙存先生者宜其惓惓不能已於言也拙存先生茹清涵淳而引恬

養高足乎中無慕乎外超然自得此非世所謂有道者乎至今鄉人老長猶有能言當時事者斯文真不愧郭有道者矣司馬子長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拙存先生為不亡矣後作銘之四十五年拙存曾孫仲德以示余題三復起敬輙書于後

上模曾氏族譜後

西昌曾氏故儒家始居邑西郭宋盛際有孝子肅其諸

子皆舉進士有祿位其族散處不一而居澄江之南上模里者子孫蕃衍貲產豐碩且世篤於善儒不乏繼蓋數百年矣非本於其先世積累之厚乎喬柟鉅檜根柢深固斯其枝條敷暢茂密干雲蔽日理之常也今驟起之家朝榮夕謝猝立遽仆者蓋無本故也本者何德善是已曾氏可徵矣使繼今為其後者愈益積累無已焉其有徵又可量乎刑部主事黌為此譜求一言故推本致勗勵之意

書楊氏訓子詩後

右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訓其長子恭之詩五十韻前自有序於疇昔離合之故與夫激勵期勉之意何其周且悉哉雖庸衆人承父訓若此當知自奮矧恭乎哉恭字允寛余與公同官二十有六年及見允寛丱角入小學淳實粹然執禮不妄語時既失恃公扈從在北京允寛獨留南京未嘗少縱也無幾歸閩不相見十六七年余雅愛允寛遇從閩來者每

詢其所進皆以為桂林之翹秀藍田之温潤也嘗念初同官七人七人之子其克謹靜謙讓而有立蓋允寬為首非獨心重之入以勵余之子出以揚於朋友未嘗不舉允寬也其年今三十有三於不忝楊氏可必矣而公猶不已於訓者蓋父之於子如天之於物豈以既成而遂輟夫雨露之養哉然君子有身訓者焉公為令名臣凡發諸心施諸事上為聖天子所寵任下為士大夫所譽道鄉慕者允寬亦必默觀而思承之哉允寬省覲北

京不數月奉命南歸出此卷求志故為書此

魯王書正固先生卷後

右魯王殿下大書正固先生四字賜紀善王貞矩度端嚴神采飛越雖即其名之義亦重其行之有以副乎此也貞博學慎行不矯激以為異不阿狥以取容言動雍容率由於禮蓋文學德義於今偉然藩國老成人而非賢王樂道重儒知之明遇之厚貞雖賢亦未嘗以得此也可為感矣士奇於貞交久前二十七八年嘗同事翰

林昔之同事者廿餘人今存三四人惟貞春秋高而無忝職任則又余之有愧貞也故拜觀此書惟起敬

楊氏族譜圖後

楊氏舊有祠在延真觀存古堂祠有二碑其一爲族譜圖今存古堂主海雲彭公少時猶親見之觀燬於兵祠與碑俱廢後之人不復得見也余重修此圖海雲覽之爲道少時事歴歴余深有感焉已而海雲懇求此紙葢其祖母孺人實吾容齋府君之子敦本重義之心有不

能自已此豈尋常方外之士謹識以歸之則吾楊氏子孫覽斯圖者其敦本重義之心有能自已乎

許岳脩墓誌銘後

許岳脩吾友中書舍人鳴鶴之冢子十餘歲從其父來京師是時鄉郡朋友子弟居京者多也而求如岳脩端重嚮學不務外蓋鮮矣永樂已丑鳴鶴扈從赴北京岳脩治家之隙數執所業就余請益駸駸見端緒矣而持身尤謹余愛重之每對之意欣然相親也往往稱道之

於縉紳間以為許氏有子而無幾岳眉卒葢余深悼惜之又以為許氏之不幸今忽忽六七年每遇後生晚學有不當人意者輙復思岳眉矣一日其父出學士胡公所為墓誌之文讀之余能已於情哉嗚呼於余如此於其父之情宜何如哉

蕭氏與春堂卷後

余少與子震子巽同學海桑先生之門嘗登與春堂拜天與翁蒼顏白髮風流儒雅而蘭桂森森光采照映何

其樂也時先生方為文記與春而縉紳君子相繼詠歌之渢渢乎又何盛也翁既沒子巽亦物故於今二十餘年每展誦斯文未嘗不慨焉以思肅焉以敬而不能忘夫二十餘年之閒光華富貴倏忽消滅如烟雲飛鳥之過目而不留於心者多矣獨與春堂猶使人思之敬之不忘文章固不可少哉堂中今獨子震在而白髮紛如子孫繞膝其樂殆不減若翁而學士大夫續為之文若詩亦富矣其將使人不忘之於後者益無已耶蓋事因

文而著文稱德而傳蕭氏忠厚樂善著聞鄉閭久矣斯文可傳無疑後之觀於蕭氏有所興起欲託文以光遠者其亦懋修於已乎

韓復陽墓碣後

國初文章渾厚髙古者金華胡仲申先生傑出羣輩宋學士景濂甞謂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先生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哉又謂先生於人鮮所推讓所許者衆必以為賢信斯言哉余少得其文集見

所銘墓六人韓復陽其一也稱復陽孝於親力學好古處亂世而不汙其以醫名葢寓耳當時論吳中之士必以復陽為首稱余嘗心識之今與復陽仲子公達同朝公達恂恂小心方自御醫陞太醫院判寵遇日隆天道之報施韓氏有在哉因暇與論及斯文遂出示所摹刻本葢與集中不同百餘字審之當是刻本為正刻本詹公孟舉所書予平生見公小楷此為第一葢公法書亦國朝之傑出者夫發潛德之幽光稡詞翰於二傑韓氏

子孫尚世世寳此以圖繼弗墜哉

吳氏族譜後

右新喻吟峯吳氏族譜著自始徙吟峯之祖樓筠至於今刑部郎中方大凡十七世其間詩書科第仕宦累累有紀文獻足徵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制奠繫世辨昭穆世者諸侯世本今世譜始此葢古之人以仁其族者也然世譜非有賢子孫則不知作之吳氏其代有賢者故紀載詳明繼繼不絶歟譜前有包孝肅後有梁石門

之序孝肅於棲筠之孫為同年石門於吳氏之居為同里此其言豈茍然者哉余每讀蘇文定公浩然堂記思識吳氏之後世今大司寇南康魏公於人不茍許可數為余道其屬官之廉公闓敏者方大必在甲乙數吳氏之慶澤其未艾哉其未艾哉

都城覽勝詩後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巋巍弘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隄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耆

耋聚觀忻悅嗟嘆以為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觀萬年之盛致也於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髙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往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哉乎遊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時僕以賜告南歸不及與

遊既獲覩群什而歆豔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慨嘆凡事之成各有其時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事久未暇及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乂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命之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

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旣廪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葢一出安之忠於奉公勤於恤下且善為畫也謂事之成非由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則於為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白雲山房記後

右白雲山房記二篇前吏部尚書吾邑劉子髙安成劉雲章兩先生為前山東塩運副使吾邑蕭鵬舉先生作

也前七八十年吾郡斯文巨擘如尚書冠冕佩玉之文安成道德性命之學學者皆重山斗之仰若運副仁義之行氷蘗之操上追古人近代寡見也士奇今獲拜觀此卷於運副之子翰林編脩鎡所蓋三絶具焉謹識敬仰之意如左蕭氏子孫尚永寶之

黄教諭資深齋卷後

浦城黄友文教諭清江時與余舅氏陳孔立先生相善余嘗一訪之清江邑庠弗遭也今年相見於京師友文

端雅重厚言動不違探其裝得所蓄資深齋詩文一卷讀之益知其所用心焉友文求余識一言於是坐客有談農家力穡之事者曰方春和時有事播種迨其既達驛驛厭厭勤耕耔之務謹旱澇之備一以時使不違其宜小大畢勞不揠不息力勤而功厚至於秋之時嶷嶷乎其盛矣由是厚穫而博歛休休焉油油焉凡旦暮寒暑公私百務之所需不假外求一取給於家無不充然如其意欲者斯皆為之得其理不遺其力是以其穫之

厚而用之不可盡也余聞其言以為有合乎聖賢論學之旨故采之以綴於諸君歌詠之次

桃源蕭氏族譜後

余少時先生長者游學則聞邑中故家若桃源蕭氏者系出梁祭酒子雲有所從來其時思賢及其弟思和皆春秋高思賢端重負氣義思和爽朗特達兩翁既沒世思賢之子安常安韶思和之子安正亦傑然拔出前六七年安韶冢子德賁請余教授塾中時德賁諸父惟安

正甫一人獨在歲時高堂廣會安正甫東位坐余賓位諸弟子姪孫從次序列兩行下無慮百數十人衣冠禮秩雍容敬愛藹如也余閒暇無事輒與德蕢兄弟出所居緣石臺涉溪登槎峯之顛引目四望山水環抱原田衍沃迤邐數百頃皆不出蕭氏余嘗徘徊愛之因究其先自宋貢士諱漢卿者始居於此其家所藏漢卿鑄鍾猶在蓋至今若干世矣其子孫庶富益盛而譚詩書治儒者之業未嘗乏焉嘗竊自嘆以為凡物之盛必因其

本蕭氏之盛必本於祖考積仁累厚之所致乎如使其子孫繼今所存所施皆惟厥祖考仁厚是繼則又將以敷遺於後者豈有涯乎德普有才諝慷慨尚義洪武中嘗從事秋官今退處家食汲汲以繼先裕後為事今來京師出此譜求題譜蓋德普所重脩者觀此可以知其仁厚之意夫惟仁厚可以繼先而裕後也德普歸見其族之人尚以余言告之

東萊黄公訓子書後

父於子至親莫加焉故致愛亦莫加焉然人之愛不同君子者以義細人者苟利之而已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黄公再命往交阯也手書數事留訓其子琮皆持身治家處人之要道所謂君子之愛其子也琮能敬父之教裝潢為卷用旦夕覽省以余父之執求志一言昔趙伯魯受簡於父無幾而忘之彼亦人子也琮可謂難矣然善承教者必因其言而明諸心力諸行不徒文具以炫觀也勗哉琮也且君子有身教者焉公秉心

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寛恵逮民在交阯二十年其人無老穉皆戴之如父母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士苟有志立身行道猶將視公為法而况公之子哉勗哉琮也庸衆人之子猶有卓然力進於善者况産於峴岡而非備温潤縝栗特達之善其亦奚所取貴乎琮勗之哉琮秀敏好學吾故喜為之言

題家譜與仲郢弟

仲郢弟來京師求家譜實清溪之派也併以先世事實授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弟其務飭躬修行以及諸子皆圖繼承使人稱曰是無忝清溪者也則庶幾矣此簡亦什襲勿示人蓋薄俗不可不戒

題家譜辨冐妄

復亨絕近年四十三都源塘楊世充之子孟辨言其先是復亨之後又聞孟辨已請行僉為文載其先世出復亨吾家居時識世充嘗問其宗派世充言余幼喪父自

祖以上諱字行號皆不能知親戚老長咸無存者無從

質問但存一先祖神主牌題云理定縣尉應眞先母王

氏云此累世所奉祀者吾考吉州科舉錄應眞宋進士

而吾家先譜不載非吾同宗明矣近與行儉同在館閣

間譚及孟辨請文事儉翁云一時止據孟辨之言書之

實未有他據也故具識之以示吾後人

槎翁先生書郭氏家錄後

西昌冠朝里郭佺及其子同登宋景祐元年第佺官至

祠部員外郎河南府運判其子官至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自宋以來西昌之士父子以科名顯者多矣而至于今雖閭閻畎畝能嘖嘖譽道之者獨冠朝郭氏蓋重其父子同榜也雖西昌世科之家不可闕　而其世次先德泯没不傳亦多矣獨郭氏傳其當時勑賜之詩及誥詞及慶源本末等文歴歴具在余又重其子孫之能不泯其先也劉槎翁先生既悉為親書之又為文題其後將其傳豈有窮哉自余少時所見鄉邑諸老於脩

輯其先世譜牒事行獨劉先生克殫其心為無遺憾而又惓惓於鄉里故家文獻惟恐其不傳夫惟其所厚於家者以及於鄉先生真盛德君子哉通判之後今鄉貢進士其出此卷求題三復不勝景慕謹書其後而歸之

張德翁墓誌銘後

元良醫張德翁墓誌銘一通先伯祖清江府君之所作也德翁之孫日昭來京師以示余求識一言于後且曰惟待制公亦嘗辱文叙先祖父瑞芝之事世稱實錄無溢

美先祖父舊假寵君楊氏實侈君幸不忘先好待制公又余之曽祖府君也余豈敢續先人之末哉然念上世文章行義皆挺挺拔出而皆於人重許可德翁其必有以得之矣余家所居與張氏同里今去德翁之世亦纔五十年時時聞鄉人老長説德翁事甚備與銘文所載如出一口又説德翁嘗遇神人授異方故其術益精而濟於人益衆而銘畧之夫神人遇不遇不足論昔太史公叙長桑君教扁鵲事君子尚以為言涉神怪不足徵

也余聞德翁之先世業儒迨其祖才甫始兼治醫自是世為儒醫儒者於察道為至矣則德翁之為醫雖無所遇神人其術蓋未有不精者然而閭閻巷陌數十年之間高門大第忽然衰薄變故者何可勝算而德翁傳之其子若孫至于今蕃衍益盛而皆恂恂讀書好禮脩其祖之業不墜益勤謂非德翁有所濟於人烏足以致此乎銘稱德翁有隂德夫有隂德者其後宜大於今豈不良然哉此銘所謂真實録無溢美者也張氏之子孫尚

世世寶之

書沙湖蕭氏族譜後

自宗法既廢而族譜盛行固人心世道之一助也古者宗法之明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者小宗也小宗雖不一然皆管攝於大宗冠娶必告死亡必赴祭祀不敢尸故自源徂流條理分明而脉絡有序也然此法不舉久矣於是士大夫之家莫不有譜焉譜上至始祖則宗法立大宗之

意也下至高祖則宗法立小宗之意也合大小宗而存其槩於彷彿合千百年之統緒歸諸數葉之楮慘淡之墨嗚呼亦士大夫能之流俗人則不屑矣吾鄉沙湖蕭氏其派出漢相國何流及齊梁江左蔚為名宗至唐蕭瑀八葉宰相盛莫與京五代時諱禋者為巡察判官避馬氏亂始自湖南徙家泰和之禾溪則沙湖之始祖也其後景定二年諱德升者貢於禮部則沙湖之族祖也載諸譜者班班可考且如左丞相王𢈸參政董公德元

及諸名賢志跋序文茲不贅述予所願望者湖邊之族之盛代有俊秀而天與二嗣子震子巽皆秀而文綿歷世遠則方來之祉未有涯也不其盛歟吾故為書譜後以相期於無窮云

題袁進士鏞傳後

余讀林公輔傳宋進士袁鏞死節事何其偉哉鏞嘗舉進士與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㼚友善時宋運益蹇三人者相結盡忠報國德祐丙子元兵入

宋都鏞竟死國事其家十七人聞鏞死亦皆赴水死豈非烈乎謝趙後皆去為元臣揭文安公嘗論宋以弱亡與周同且嘆周死節之臣不能如宋豈非謂有如鏞者之衆乎然鏞不見錄於史何耶吾嘗觀宋季野史當時自薦紳大夫下至工藝及方外之徒奮身死王事者不可勝數而考之國史所載十無二三則史之所遺者獨鏞哉至鏞曾孫太常丞庭玉太常之子尚寳司丞忠徹皆登顯用於時鏞之事遂暴白於後世而謝趙今不聞

有後天道之佑善信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有肇之於前又有紹之於後庶乎人之賢子孫袁氏子孫尚世世懋敬之哉因忠徹出此求題遂書以歸之

題全室集

全室集者釋泐季潭所作詩也泐龍翔忻笑隱高徒工詩洪武中與復見心齊名復坐法死其詩無傳獨泐有此集亦其徒之力也

題蒲菴詩集

蒲菴詩釋見心復公所作余初得之陸伯陽皆七言古
近體其五言古近體及文嘗見之而未得也余藏之久
矣近會僧錄覺義南浦言及之南浦忻然請刻以傳復
公江右豐城人雖從釋凡其所交遊往還論議率儒者
少壯游燕都親炙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諸君子而與
張潞公交尤厚蚤有詩名元政不綱遂航海至鄞止焉
洪武初公與季潭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詩於時
表表叢林中泐公清淡古雅復公豐腴條鬯中朝大夫

士多所推讓而求者日接踵戶限吾聞鄉先生劉子高言見心學博而才敏於詩援筆立成未嘗苦思日雖十數篇如源泉混混無難者丁鶴年云見心澹泊寡欲至於加禮逢掖士有吳全節風致噫此其詩之所由昌歟南浦既刻屬予一言於後復公詩宋學士言之備矣余特著其平生之槩與南浦之好義云

黃文節公槐安閣詩後

山谷先生元豐四年春來官太和東禪槐安閣詩考年

譜是初到官時作集中又有與東禪長老夢偈一首長老意即槐安詩序所稱述文者蓋夢說必因槐安而發也先生元豐六年冬官滿去在太和三歲於慈恩普覺觀山及諸山寺題詠頗多今惟東禪有槐安一詩此石本亦非舊刻必洪武中重刻者蓋洪武三年始改太和為泰和而此石今亦不存惟存此紙寺主僧鑑輝重裝潢以求余識歲月并錄夢偈授之如能求片石合二書皆刻以傳亦山門不朽之盛事也

趙文敏公書後

趙文敏公書入妙品有得之者如寶拱璧其外孫王蒙叔明承公家傳高致雅韻名重吳越皆於空王心存敬禮余得此卷什襲有年雲海上人重作廣福寺功德無量持用布施永鎮山門

張真人畫後

右西壁真人寫北真靈巖靖通峴泉四圖以贈令神樂提點徐善淵者也四境皆在上清北真者道家築觀以

祠北斗之神靈巖者相傳張氏祖天師鍊丹處也靖通者虛靖真人之所居峴泉則無為真人遺蛻之所藏也善淵往年奉命使上清既畢事真人陪使者宴游於此其别也善淵不能忘情於神明之境此圖之所以贈也觀其山水木石與夫烟雲開闔變化四時之趣皆極天機流動之意吾聞道家之極致多異能不可測此豈其一耶即其發諸外如此將所存諸中者亦未可測耶古稱至道之士盛德容貌若愚抑不可以其外觀其中耶

提點於真人相契以道必有得乎其中者則余不能知也

海禪師螺川送别圖後

吾邑海禪師久遊名山諸老宿間此卷皆其交游所贈也夫不知其人視所與師豈常流者哉今霜清木落之餘師巋然獨存往往覩此者不能不係存没之感亦人之情也然吾聞師之所宗以外情為道師果於此何如耶

心經金剛經

右心經金剛二經洪武中僧宗泐奉詔註釋者也前有我太祖皇帝御製序所論空相之旨迷望之故簡明精切聖知超出蓋自古帝王名通佛法者未能有及學佛者必考諸此而後可以有得

錄金丹玄奧後

右金丹玄奧一冊神仙家養精氣神之說用之云嘗見漢中道士有此書以為精粹不雜不傳之祕也於視服

丹藥以求長生者蓋不侔矣然其間傳寫之誤往往有之余不曉不能正也

列仙傳

右劉向列仙傳一冊今刻板在朝天宮余得之同邑道士蕭鳳梧漢人所紀者如此而已或云非向作以其文不類西漢也而漢史向傳亦不云著此書

真仙體道通鑑

右真仙體道通鑑三十六卷浮雲山道士趙道一所編

蓋會稡劉葛諸家之書為之者也有須溪先生序然亦
有後人續增者矣道一與須溪同時安得復紀趙元陽
此板今在朝天宫其殆淵然之不泯其師者乎余家十
册得之道録掌書蕭鳳梧

壇經

右壇經余在武昌時有于生者從余學以見贈生家甚
富其父拳拳於施經飯僧以此為善功不數年費用且
盡為讐家所銜致之死妻子皆徙邊此豈施經飯僧者

之所願乎其所感非所應如于臾者常接踵矣而世之為之愈不厭何耶

度人經

右道家度人經得於太常寺丞葛清隱余弱冠為鄉社師社中禬禳祈報之事未甞絶也而多用道家科法其文必屬於社師余是時於道家經頗能言之蓋有所資之也既去鄉社遂不復著心今閱此茫然如未常識者追惟往者不覺興慨

四十二章經

佛最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為難彼固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楞嚴經二部

右楞嚴經戒環註註楞嚴非一家獨環為優此本得諸四明僧能義僧蓋專志是經者也

楞嚴經十卷得於定巖佛經余家頗畜數本伊川先生

未嘗觀佛老書惟明道先生觀之其言曰不觀無由知其理朱子亦云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何其能果於自决而使之心服也吾取以為法焉吾家此經總十冊

圓覺經集要金剛經句義附

圓覺金剛二經皆佛氏所謂精義妙道者也佛老吾儒所黜絲其道之異耳學者必實見其所以異處而後為有得焉

東里續集卷二十三

東里續集卷二十四　　明　楊士竒　撰

神道碑

贈資善大夫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公

神道碑銘

洪熈元年正月朝廷推恩羣臣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如

制而始自貴近是時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楊榮蒙恩贈其祖達卿父伯成皆為資善大夫太

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祖母謝氏阮氏母劉氏皆為夫人尚書將樹碑其祖之墓而命其子恭來謁文刻石士奇與尚書公同宗且同官二十餘年知契甚厚嘗銘其祖之藏矣今公圖昭寵命於無窮也故不得以複出辭乃序而為銘楊氏系出關西唐末有仕閩者留家浦城自是子孫居止必依先墓後析居建陽崇安之後益盛遂以氏名所居鄉至諱萬大遇黃冠師指示塟親處曰塟此後必貴顯如所言塟之而號其地曰楊墩又徙建

安之龍津里數世至文德文德生伯遜咸務善施義伯遜四子長即逵卿諱福興逵卿其字生而秀頴異常兒稍長涉書史明古今通大義一志為善家故饒貲樂施濟宗族貧不能自給皆給之病為共醫藥喪為備斂瘞瘞而薦祭之皆以禮有遺孤男女取而教育之長則為之婚嫁推而行諸閭里鄉黨亦厚里人有盜發其先墓者訴於有司吏納盜賕事尼不行公力言於當道卒治盜罪自是環其鄉無盜發墓者有貧不得已為盜者公

雖知未嘗言恒賙之而教之治生夜有盜踰垣入公室家人覺之盜驚走而急不得踰垣公啓戶鑰出之有李必延者貸閻右錢貧久不償索貸者急計無出將鬻妻以償有以告公即如所貸代償之李夫婦得完然益窘自給遂依公時元季四方兵亂充斥一旦李辭去後二歲有寇攻圍建寧城且四出刼掠有稱總管者詣公門謁拜且謝舊恩則必延也邀公挈家人與俱去曰不去兵且至生死不可測公曰今不幸共罹世難惟能生人

可以動神明致福澤利後嗣子誠有志生人所處地顧不易施耶且生吾一家孰若生吾一郡以及吾宗族鄉黨之為博哉況兵勝負未可逆計今城中守備固敢勇士非少有如奮挺一出以決寧獨若等之利耶必延叩首曰公福德人必延不敢違教請言之吾帥遂辭出明日寇解城下圍及召四出刼掠者悉去時行省左丞阮德柔分治建寧聞公名禮致于家問公素所行對曰治稼穡共庶民之職而已德柔曰卿大夫與庶人道均宜

有助益我者對曰不敢夫庶人者保其身卿大夫保其民惟君侯念之德柔嘆曰言簡而理至益加敬禮命諸子旦夕侍公公從容導以持謙約去驕溢保貴富之道其子化焉他日言於德柔曰今賦役煩苛連城困獘而逢掖之士鰥寡之民尤可矜惻德柔遽下令減罷時行省承制得除官德柔强公仕力辭乃止自是歸斂迹不出家雖家居於濟物益勤置二檨春於鄉廪儲所得直歲歉發以賑貧嘗大饑出粟募民樹木於山計所樹多

寡給粟民喜得粟爭趨事數歲木盛茂中材民之貧無
居室沒無塟具津涉闕舟梁及為學宮為釋老之宫者
咸給之又指山木戒子孫世率行之毋以給私用鄉有
津渡舟人必得錢乃濟無錢至有厲涉溺死者公歲計
傭直予舟人戒勿取行道一錢往來頼焉里俗重巫故
業醫者鮮公命少子伯安從學良醫師傳其精要而家
廣蓄善藥會大疫里病者相連屬公命伯安戶與藥病
悉起巫無所施技焉鄉耕牛病於疫公遣人賫貲走傍

縣多市牛以給貧者適秋大稔貧者悉獲耕利其及人如此平居一物之微不忍傷之近居有澗產魚鰕甚富水深多石漁者不可罟取則投毒草殺而取之公閔焉渡澗所産準直與漁者而戒勿殺童子有探雀卵為嬉戲者必與錢贖之而復其故處耕民春至焚山林糞田疇公念長育之月傷生意每預為酒食會鄉鄙戒止之即不率有罰至于今鄉人遵承不違其於及物又如此自奉澹素無所外慕燕私不忘自檢嘗揭范益謙座右

銘於所居朝夕覽省作會宗堂歲時祀先禮畢聚族宴飲其中長少以序恩義咸備處鄉黨恂恂無智愚老穉咸得其心其或有競爭不平公一言折衷之皆帖帖禮致師儒教子孫而躬勵於内國朝初定天下知治運將復曰吾子孫必有仕者日以忠孝訓飭之曰非是不足致遠大又曰苟得志毋忽宗族屢舉范文正公義田事曰此賢人君子所為重祖宗者也其平生一言一行率皆仁人長者其容儀魁梧偉然年踰七十頳顔白髮康

徤和豫幅巾雲林泉石之間蕭散自得鄉之人不名字之號曰壽翁沒於洪武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四其塋在邑東光禄坊白鶴山之麓初配謝繼阮皆有賢德子男五伯正伯祥伯起伯成伯安女三長適李次適范次適劉孫男廿有四曾孫男若干其子孫之仕者伯祥留守衛知事榮起家進士以文學才行受知三聖自翰林編脩十轉陞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賛宥密者今二十有六年任託之專寵待之隆

愈久愈盛為天下之所歆豔仰望盖曠世希有也禮吏
部稽勲清吏司主事純揭陽縣丞其未仕者好學務善
尚多嗚呼公之所以遺後天之所以報公可為厚矣銘
曰
滹楊攸初肇于華陰歷漢沿唐聿徙來南閩之昉來自
幵億仕有家浦城式繁孫子既繁以析崇安建陽居環
于墓氏專其鄉懿萬大甫貞居澹游武夷之陽與仙者
述謂萬大甫汝存孔良昇汝吉塋來世莫京欝欝楊墩

龍津再徙翹翹華英禆續振起累葉載德逮于壽翁壽翁志仁惠被鰥痌萬物同體施愛由邇始篤于家爰及州里相彼鞠窮而我康居我獨何心而罔惻慈肖形兩間孰非吾與有其戕之寧不予憮興言赴之勤夕與朝圖寧予心遑知瘁勞持恒弗已德善累積譬諸菑畬播種必穫際代清明乃壽考終敷遺後昆作其龎鴻傳子曁孫再世逾大振振詞華熙帝之載事皇祖考祗于始終謀猷有資祿位式崇迨今聖明曰汝予輔汝予股肱

汝予心膂君臣之孚魚水之契聲光四海遭逢千歲郎
流考源有開必先寵褒崇秩天章煥焉惟仁有後惟善
有慶德人斯藏來者是敬

永寧衛指揮僉事追封隆平侯張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旣起兵於北平諸王大臣共推戴上正大統
主宰天下遂大封功臣賜之鐵劵傳爵子孫推恩祖考
於時臨淮張公信自北平都指揮僉事先幾效誠特見
信用車駕所嚮出督諸將入議帷幄咸侍左右遂以功

封隆平侯暨上巡狩北京命公輔仁宗皇帝監國仁廟嗣統加公少師公春秋八十有餘念朝廷之寵恩考妣之德善皆當永示後之人俾勿忘於是屬士竒書之神道麗牲之石士竒與公同朝三十有餘年又嘗同輔監國誼不得辭遂摭公所狀世出事行敘而銘之敘曰張氏世家鳳陽之臨淮宋季有仕為都統領諱宗遠者公高祖也曾祖諱禮正祖諱彬善考永寧衛指揮僉事諱興三代皆以公貴封隆平侯曾祖妣夏祖妣朱皆追封

隆平侯夫人母詹封隆平侯太夫人永寧公字彦文性
剛毅力超乘蚤喪怙恃巳頷頷卓立鄉人有貧乏者率
推其餘濟之而負大志不為小廉曲謹以要時譽丁元
季之亂嘗曰丈夫當康屯濟人以建功名寧能瑣瑣乾
没畝畝間哉會太祖皇帝龍興徒步歸附遂從渡江授
廣陵翼異元帥從攻徽婺等州生擒偽萬戶張十一偽鎮
撫李勝等盡得其衆時更定官制改錢唐衛管軍正千
戶階武德將軍自是征伐咸與從行其所受制詞有云

弱冠從軍氣剛力壯爰佐上將撫定徽郡克取星源耀兵武林長驅於越及苗獠背德叛臣貳邊又能固守諸暨力援東陽比大舉平江浙臨安款附姑蘇削平繼有溫台閩海之師皆與有功蓋具錄其勳後從大將軍北征至開平克應昌馬邑既而獨遇元將布哈平章軍其衆且盛所率僅千五百人與之鏖戰薄暮未決明旦復戰遂敗布哈軍斬首百餘級獲其駝馬輜重主將上其功特賜金繒陞濠梁衛指揮僉事階明威將軍居無幾

調永寧衛以威信服强獷以寛恵撫士卒以紀律肅部
伍持躬廉正莅事勤慎威懐並著焉洪武壬戌十一月
六日没於官享年五十初葬臨淮其配太夫人詹氏諱
慎因元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諱其
之孫贈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間郡公諱旺之子静専
誠一克相克訓以儀閨閫永樂甲午五月十三日没於
南京享年七十有八得吉卜於江寧縣英山之原少師
公遂啓其考之藏合太夫人葬焉子男三長即少師公

自普定衛指揮僉事積功至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少師隆平侯次毅都指揮僉事守定州次闕江陰衛指揮僉事毅忠俱先卒女二長適程寶次適祝惟學孫男十四鏞大興左衛指揮僉事鏜江陰衛指揮僉事鉦銘鋋錉鐗鉉鑑鑌鋼鏻鏞鈺鉦鋋俱先卒女九長適平越衛千戶劉勝次適都指揮僉事吳浩次適都指揮僉事馮楷次適前軍都督僉事李得次適指揮僉事柴昶次適錦衣衛指揮僉事徐景璜次適

王普次適指揮僉事繆義次適指揮僉事朱榮曾孫男六淳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湧泰虎長生仙童女八長適通州守衛千戸陳瑄次適指揮僉事楊勇次適指揮僉事李山次適指揮僉事王忠次適劉其其三尚幼玄孫男二福祐女三銘曰

天啓皇明龍興于淮魁勇傑智如雲偕來桓桓張公孔材且武徒步來歸始屬麾下攄厥謀猷遂見簡知以弔以伐靡行弗隨鐵馬金戈蹂吳蹸粤南土率靖長驅北

伐以寡遘多益奮而彊斬馘生縶厥功用彰寵章煌煌進秩崇祿何惠弗懷何威弗服肅肅紀律巖巖操持相古名帥奚以加茲厥行實繁未稱者報報弗逮躬有赫在後殫勞竭誠起輔中興玉帶金貂顯昂在廷功載天府澤被來裔泝嘉本源寵光三世伉儷合藏麗牲有碑發潛幽光太史有辭

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碑銘

宣德十年加贈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瑜之祖彥達
考銘皆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祖妣黃妣成皆夫人
封其繼母茹太夫人於是瑜求余文勒碑其考之墓用
昭上恩於永遠按王氏初出太原宋諱源者為滄州學
官因家焉其子曰福綿自滄徙泗州娶房氏一子即達
又徙山陽三子銘其仲也字銘甫洪武初從征伐以功
長五十夫暨老而瑜代之瑜謂余曰先考天性質實尚
德務仁蹈履率正而篤於教子恒言忠孝人道之大端

人而昧此不可以立於天地之間瑜不敢違情瑜非承藉先公之德不有今日幸執事之惠畀之也余與瑜同朝久蓋素知之始瑜既代父選隸趙簡王護衛時留京師一日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造邪謀簒奪布置已定簡王實不聞也瑜親戚有與謀者瑜竊聞之力諫止不聽遂奏發之詔捕賢等悉獲之得其偽詔書及邪謀本末賢等皆伏誅陞瑜遼海衛正千戶遂進錦衣衛指揮同知推恩二代贈其祖若考皆懷遠將軍指

揮同知祖妣妣皆淑人封其繼母太淑人後陞瑜都指揮僉事署左軍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充左副總兵董江南饟運其遇事勤敏持操廉潔秋毫無取於下夙夜顓顓志在奉國遂實授都督僉事瑜之能子要之本於銘甫之能父也自瑜效忠十餘年致位二品膺受重寄榮及祖考天之所以報施厚矣凡人之善患無諸已誠有之天道未嘗爽其報也銘甫之顯庸雖不在其躬而必在其子榮命雖不見諸生前而必徵於身後天之道豈

不信哉銘甫四子長琳次琮次瑜次瑄八孫堂堅璽賢真頔顯賓銘甫生元至正辛丑五月十日沒於永樂壬寅十二月八日春秋六十有二壟海州城北沙村之原銘曰

南山之植根本深厚挺發為材凌切雲表宜柱宜梁廟堂之需宜艦宜舟濟海與湖王氏之宗善仁代有有沿襲焉歷祖暨考篤鍾于嗣秉志桓桓維忠維誠以事大君發摘兇慝爰清氛曀帝錫寵嘉曰旌汝義崇秩豐禄

式貢厥躬泝厥祖考申顯褒封厥考維良允蹈于德教成于家致時赫奕歸焉佳城其藏在此春秋來拜振振孫子

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黃公神道碑銘

黃嬴姓顓頊之後以國爲氏勲業文行代有聞者永嘉之黃自宋御史檢法衮以科第起家令緒有傳世篤儒業檢法孫脩職郎諱適道生元明正書院山長諱南一

山長生松陽縣學教諭諱應發教諭生諱通娶屠氏生公諱性字思恭自幼頴悟不凡蚤喪父祖母劉躬自撫育遣從學明師時已卓然有立志讀書必尋究大義十五鄉老長試所業命賦新竹大見賞異而操行清潔元季兵亂方國珍竊據温台署官屬蟻附之徒率勢燄赫赫動閭里或勸公仕正色叱之遂裹足不出屬歲大侵家益落躬儉約以率下而養親必豐國家既定宇内家始復振推其餘以濟親戚鄉黨者率視為分内事内弟

王時中孤寠依公公資遺之學後升太學生公皆輟已資之時中既授官坐事當沒其家有司以同籍併沒公家公叩有司求得先祠神主及先世傳文以付其親戚曰保藏之如黄氏先德未泯吾當還則此不可失也而求檢法所受告身或言燬矣大慟幾絶既至京白其情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亦復則又大喜曰復此萬金不足重也公於學自幼至老不倦閒居潛心載籍喜為詩不事雕琢務以理勝遇名人制作有會意者手自

抄錄晚亦喜譚道學嘗書邵子安樂窩吟置齋壁時諷詠以自適永樂十年以子淮貴封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時淮侍仁宗皇帝監國屢問公安否嘗賜瓊玉膏一器洪熈初進封榮禄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淮奏請分少保禄給於鄉以供養從之天下聞而榮豔焉於是公年以九十須髮半白而齒落復生雖重聽而目益明步履强健前二十年嘗預作壽藏是日甘露降其前之松柏識者以為公之壽徵至是而驗公

雖貴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接之以禮温裕有容犯未
嘗校隣惡少嘗侵公蔬地公弗校而侵不止有譏公懦
者公若罔聞惡少後侵官地有司將治之而詢諸其隣
之老公爲蹠其實而薄其罪人皆服公之量公巳進封
一品其友之子有官于朝而秩卑者過家焚黄數於會
而位公上里人交誚之而公怡然不一毫在意閩陳興
祖清尚士也與公厚善客死永嘉公歛瘞之盡禮而繪
像時展對焉其交篤誼類此性簡澹無他嗜好所畜惟

經籍法書名畫及古器物有就鬻者倒囊不靳不嗜酒而喜賔客有過者必傾寫盡懽淮謝病歸日侍甘旨公益樂時攜賔客載小舟嬉遊山水之間翛然物表也所作詩文有静菴集八卷藏于家一日得疾手書數事付淮大要以報君上為重遺命喪葬循朱氏禮而屏斥浮屠老子法語訖而逝宣德六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三訃聞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廷臣自師傅六卿以下皆致祭配王氏里儒家貞淑秉禮既歸黄氏蚤

夜躬勤女事佐裕其家凡所制財用之宜井井有條理
尤謹先祀睦族姻而愛其庶出之子孫踰於已出永樂
壬寅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初封宜人後贈
夫人其卒也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營塋子二男一女
長男濟庶出次即淮及女皆王夫人出淮洪武中舉進
士由中書舍人累陞右春坊大學士通政使少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立朝有侃侃之節歷事列聖皆為
上所信任今以疾歸第女適王士昌士昌蚤卒無子誓

守節不更嫁孫男五樂先卒棻棐采槃女三葉璣王宜嘉其婿也一未行曾孫男四旭暉珣瑜公與夫人合塟邑大羅山之原於是淮具書以前翰林檢討潘畿所述事狀使來京師求書墓道之石士奇與淮同官三十年辱公知有素不敢辭敬次第書之而系以詩曰

滄海之堧清浙之東奕奕永嘉為文獻邦出者奮庸處者求志仕止之義代有聞世邦之黃氏其來逌遠當宋紹興臺幕有衮秉德執義不附權姦卒用裕後而今桓

桓公其世嫡昌潛在下抱貞含和允續乃祖紛其饕誥
公獨引恬紛其矜高公獨履謙五采翽翽翺翺雲漢帝
嘉所生龍光輝煥崇秩重禄玉帶朱衣雍容丘園逍遥
期頤邦有壽俊平世之瑞亦有賢淑德人之配青山欝
磐雙璧合藏毓祥垂祉百福其昌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神道碑銘

西澗先生熊公其所學究聖賢之藴通性命之要所存
必欲及諸人人所行必欲聞諸後世盖正直明懿君子

人也年五十有九未嘗一試以卒非其命歟先生諱直字敬方西澗者其所居之地學者因以稱之熊氏世家豐城先生幼孤隨母適古田尹吉水胡時中遂家吉水嘗冒胡氏而後復焉自幼端重好學不懈晝誦夜思日從老師碩儒講說蓋於書無不讀而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說力探深究不暢不已既壯充然有得邑人爭聘之為塾師旁邑之大夫交致書幣請為學訓導先生不忍去其親乃辭而求入吉水學充弟子負糞得朝夕侍

養其學之師不以弟子視先生反數從質所疑同門生
卒執所業求益而遠近之從學者益衆矣先生以為正
綱常明世教者莫嚴於春秋故來學者皆受之春秋歲
大比縣輙以先生薦就試輙不中後充貢入太學於是
其名聞京師久矣祭酒司業以下皆重之六館諸生從
之者如向之在吉水學也永樂十二年舉應天府鄉試
遂為春秋之冠是時先生之子及其學者多擢高科列
要職而先生年巳五十有七明年會試復不中每榜出

士爭問先生名列第幾及知其不預而所受教者多預莫不益貴其學而嘆其命十三年歸省學者越數百里從之者益衆無幾以疾卒于家十四年九月二十七也先生内莊外和孝友忠義出乎天性與人交盡誠閒居潛心玩微時出意見評古人是非為衆所服文章溫雅豐贍所著有春秋提綱西澗稾鍾陵稾金陵稾又有詩賦雜錄若干篇盖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忘用世之心亦未嘗一動心於外之得失嗚呼士不志於古久矣古者

學之必在於行然命有得焉否焉安其命而不違者君子之道也如先生者其幾之矣卒之十有五年爲宣德五年朝廷推恩廷臣賜誥命贈先生父某及先生皆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楊夫人而封先生之配郭太夫人子男四槩永樂辛卯進士監察御史歴廣西按察使改廣東入爲大理寺卿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有威名於時棐樂䅣皆志於學女一嫁徐彦襄孫男若干於是槩使棐來言於士奇曰先公之沒也胡文穆公銘其

墓矣今承制命之榮於法得立神道之碑非先生知先公之深莫宜為文嗚呼西澗先生吾友也其何以辭乃敘而銘之銘曰

士之於學以明道焉道之行歟厥有命存侑已俟命時曰君子曰行曰止曾何與已嗟熊先生實有諸躬志將行之屢閼不通不慼不慍其中休休賦命則然吾何有尤澤物之仁志篤弗替施不在躬式遺厥嗣嗣興桓桓遭逢聖明豸冠犀鞶白簡在廷旟旐雍稂以育嘉稷先

生之志是蹈是力帝嘉所生龍光自天崇秩厚褒垂輝
九原述其初終繫銘貞石雲仍繩繩敬恭無斁

東里續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二十五

明 楊士奇 撰

神道碑

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榮國公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公神道碑銘

王諱玉字世美姓張氏世家河南開封之祥符曾祖某祖某父天佑皆追封榮國公曾祖妣某祖妣劉妣王皆

追封榮國夫人王初仕元為樞密知院已而灼知天命洪武乙丑自拔來歸我太祖高皇帝禮遇甚厚王感奮思效戊辰從征捕魚海子喀爾喀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勦富勒特穆爾至延安延川還陞明威將軍安慶衛指揮僉事庚午從征永順散毛諸洞辛未逐北部之侵邊者至雅哈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追奔至黒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都指揮同知戊寅朝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太宗皇帝不得已舉北平之師

帷幄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决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内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拒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輯軍民是夜急趍遵化豫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

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
覺守將率衆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隨
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至灤河王進
曰都督潘忠楊松在莫州阨吾南路宜先禽之上悅遂
親發兵命王為先鋒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禽潘楊時
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
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上至無極以敵衆
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嚮且度可必勝否

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趍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秉文大敗幾被禽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

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

必勝也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無筭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觧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十二月廿五日云春秋五十有八上哭之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

不怗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旣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北平功當第一惜其蚤没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追封其三代考妣仁宗皇帝在春宫數與侍臣言張玉識見謀畧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誠難得也旣嗣位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告於廟以配享太宗親制祭王之文有秉義懷忠一心為國師旅之際發謀奮勇百戰當前所

嚮風靡大功垂成挺身陷陣惟義所在視死如歸忠精貫於星日功烈揚於竹帛之褒蓋王爲人莊重果毅涉獵書史明其大義而識慮高遠治家禮法秩然奉命行師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未嘗妄戮一人每語麾下曰爲將當濺血戰袍流芳汗簡蓋其殉國之志素定古名將何過焉配王氏樞密院判執中之女有令德累封王夫人子男三長輔起武功累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英國公太師監

修國史知經筵事功德茂碩為國元臣次輗神策衛指揮使次軏錦衣衛指揮同知女一永樂中册為貴妃孫男六長忠授勲衛次鑑次瑾次瑄次斌次某孫女八長洪熙中册為敬妃次適清平伯吴英餘在室余陪太師公在史館經筵久以余永樂洪熙從臣實聞二聖所嘗論王者爵銘神道之碑敬叙而銘之銘曰

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忠武奮起羽翼帷幄密勿長策深畫上契淵衷魚水之得義旗肇舉仗劍先驅攸城

九門功其權輿取薊遵化如探穴雛執其抗鋒摧朽折枯龍馭既南大旆在前連下雄莫嵩舊常山長河無險鐵城不堅撫降殲逆德威並宣决志敵愾遑恤厥躬精誠貫日勁氣吐虹聊城之鏖髮怒上衝先軫戰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績在史王嗣象賢益閎以偉帶礪山河廷有明誓清廟陟配逾千萬祀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王謚武烈朱公

神道碑銘

天命仁聖為下民主必生文武材畧恢傑弘偉之士為之輔翼相與協力一心靖暴亂致治平以建非常之功夫肇創之績難矣中興尤非易也故前史賛勲臣率以肇創中興並言若我太宗文皇帝龍興北藩安宗社於將危保洪業於永固其功蓋又有難者以一隅之衆而應四方强盛之敵靡堅不摧靡剛不劘固自天之所定亦必有材畧恢傑弘偉之佐以效夫疏附先後奔走禦

侮之能是以大功之成勃然莫之能禦也若時東平武烈王其偉然傑然特出者乎王姓朱氏諱能字士弘世家鳳陽之懷遠曾祖考某妣某氏祖考某妣某氏父亮從太祖皇帝征伐有功累陞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謹持行善撫士有譽於時母某氏王生有令質自少喜讀書事父母至孝洪武甲戌襲父職事太宗皇帝於藩邸小心慎恭未嘗少懈而撫恤下人一如其父甚為上所信任旦夕侍不去側太宗北平之師初興帷幄

寇議惟河間忠武王與王預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搆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禽之遂奪城九門撫綏城内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漾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莫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嚮王

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景隆兵列營九門者連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

攻上親拒之王為前鋒午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砦栅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鏵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鬬志然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上數匝王

奮力翼上以出進攻夾河王為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
庸兵又敗平安兵於藁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
萬餘級遂畧彰德及定州勦西水寨已而敗敵將李辛
於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
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為敵所乘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
王力勸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
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髙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
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為重整兵前進

耳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盛兵迎
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叅將
馬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
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
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上渡江入京師大功成諸王
臣民推戴上承大統論北平功王居首賜號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
都督封成國公食禄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

封三代考皆成國公妣皆成國夫人永樂二年命兼太子太傅四年安南黎季犛弑其國主毒虐下人拒遏詔使數諭弗悛遂發兵討罪命王總兵佩征夷大將軍印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及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兵八十萬討之瀕行上親送之龍江師至廣西上顧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其朱能乎然能足辦斯事朕弟慮氣候非所習耳踰旬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五日一時同王從舉義者永康侯徐忠等十數人皆

入奉慰上洒泣曰方艱難時協力一心相濟能其首也
且其素存心行事皆應遠到曷遽止此言已益酸楚左
右皆流涕莫敢仰視蓋王至龍州嬰疾薨十月初二日
也春秋三十有七上親為文祭之哀衷悲愴溢於言表
讀者皆為泣下賻恤特厚追封東平郡王賜謚武烈并
加贈其三代皆王爵仁宗皇帝臨御特詔王配享太宗
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襃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王頎然
甦碩勇力過人器宇宏博智識髙遠雍容端重辭氣温

裕廣坐羣議王折衷之詞簡理當無不心服善馭將士教訓撫恤親若父子紀律明肅無敢踰越每遇勁敵大呼馳鬬以一當百敵皆望風辟易懷綏降附恩惠周至出謀制勝靡有遺策尤善用才人率歸心雖古良將不過是也塟昌平北澤山之原配王氏累封東平郡王夫人子男若干長男襲封成國公太子太保篤實公忠祇勤弗懈歷事四朝國所倚重次某某官女若干某官某其婿也孫男若干女若干永樂初某侍講禁林凡軍國

事預陪廷議恒與王接知之有素至是太保公屬書神道之碑敬叙而為銘銘曰

明聖之興天實命之必有名世輔翼攸資文皇大聖奉藩恭恪天將啓之内難奄作有不得已義旗載揚彬彬文武風雲奮興於時東平雄才弘畧夜寐夙興密侍帷幄刈違撫順式宣德音環城中外有截一心金戈所嚮漁陽風靡永平不固大寧傾圮後顧無虞前驅翩翩折朽雄莫摧堅中山益都追奔滄州殲逆咸奮先登雷掃

霆擊青齊既帖踴躍而南持志决往宗社為心靈壁疾下長淮飛渡芒芒圻甸有迓無拒大江無險内難廓清巽龍升御天開日明國有元良遂無儲傅端肅之行寛仁之度南交弗靖奉命徂征師未出疆大星墮營天不慭遺堂桂遽仆帝聞盡傷卹典隆厚忠存社稷勲載簡編偉哉嗣興顯顯象賢河山有誓追崇有詔皇明萬年永祀清廟

黄氏先墓之碑

工部尚書昌邑黄公奉命治交阯之十有九年仁宗皇帝嗣位璽書名還明年至京師命以本官兼詹事蓋付託之重也遂賜誥命贈其祖聚考士中皆為正治上卿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其祖妣李妣王及封其妻王皆為夫人又明年為宣德元年奏請歸展先墓上從之且行告士奇曰福智薄能鮮而冐忝禄位臻於今日者皆列聖之大德先祖考之敎遺今恩寵之隆洊被祖考福敢弗圖所以昭顯之用永示我後人將

歸樹碑墓道其文願屬於子遂以事狀來按黃氏世家泗州元延祐中始徙青州昌邑之晝埠里曾祖諱佑志二子次其祖也字谷保元至正中徙居邑之新郭里樂耕稼之業脫畧榮利吸清茹澹恬然自適壽若干歲以某年月日卒葬所居之右祖妣李氏繼畢氏李氏壽若干歲以某年月日卒合塟其祖之墓子男四伯禮成仲士能叔廷舉季其考也女一適某巡檢李志仁其考幼喪父克卓然自立事母以孝正家以禮待人以恕而寛

厚坦直非義弗蹈有君子長者之風焉壽若干歲卒於某年月日𡐓附其祖之墓之右妣王氏孝慈儉勤婦道母則内外族婣咸所承式壽若干歲卒於某年月日合𡐓其考之墓子男四長𥙷次即尚書公福次祐次禧𥙷先卒孫男六瓚璲瑩琮某某尚書公洪武中舉鄉貢歷開封項城太原清源二縣主簿金吾前衛龍江左衛知事遂陞龍江經歷上書論事太祖皇帝親擢工部右侍郎皇帝初臨御進左侍郎遂陞本部尚書初建北京簡

任重臣改刑部尚書既取安南郡縣其地置布政司總之又置按察司臨之復命以尚書總治而併授二司之印其居中應重正直有大臣體在交阯孳孳撫綏和輯新附之民戴之如父兄固其本之祖若考乎銘曰

黄出嬴姓陸終之裔錫封祚土遂以國氏其族之蕃散處中夏東德樹勛代有聞者昌邑之宗繇泗爰徙相土建室爰居爰理含章力善積世既多有蘊必發曰維其時皇明御天統理四海重禄顯位登崇元愷維今司空

升自逢掖遭逢列聖中外敭歷嘉謀遠猷雅操端行民戴其惠帝俞其正縉紳具瞻老成在前曰時生賢有開必先百圍之植其本鬱蟠洋洋大川亦自其源世德之豐顯今司空帝嘉念之追畀褒封煌煌寵光被祖考妣祖考攸藏新鄭之里司空來歸以祀以告鄉人來觀歆豔舞蹈人亦嗟念孰無孫子作善啓佑寧不在我新鄭之墳過者必式春秋霜露子孫百世

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銘

源深者流必遠膏厚者光必燁德盛者慶必弘故世之富貴榮達炳燿鏗鍧於當時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必其先積善施德有及人之實斯天道自然之應所必至焉往事比比可徵已若今南康魏氏之興非本於其先之積歟魏世南康儒家自朝佐生闉卿闉卿生庭郁皆以學行重鄉里庭郁娶陳氏生具字伯泰德善益為鄉里所重自其幼知孝事父母十歲母病即色憂旦暮侍側不蹔去夜卧不解衣藥食必躬進閒獨趨禱神祠拜頫

泣涕久不能起親戚閭巷皆驚異既長家裕與其二弟伯永伯顒親愛尤篤兄弟同居爨同爵廩男女及臧獲二千餘指衣食之給各當其分靡或不及闔門雍肅有司舉伯永為掾歎曰吾兄弟三人豈當一人獨役於公況刀筆吏非吾儒家事懇求罷之既又歎曰吾家丁男衆安得獨無效用於公者遂以長子源補文學弟子家積益裕數指顧其家人曰古語積而能散天厚我以此者豈專以濟已也爾曹識之會饑歲穀貴齎金踵門求

糶者麇至曰吾所儲以待窮乏者濟之卻不糶而悉出以散窶者蓋所濟良多鄉人心服其義有忿爭不相下率往求直名人嘉客道出其鄉無不過謁者必賓主盡懽而後去雖田父野叟邂逅亦相與款洽未嘗慢晚自號漁樵善飲酒雖終日不亂卒於永樂十七年四月七日縣人奔走哭臨皆哀又相與歎曰一志濟人世孰有愈於公者而今已矣其享年若干娶劉氏有賢行子男三源溥濟女二長適黃次適張孫男十女二源永樂四

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歷浙江按察副使刑部左侍郎河南左布政使入為刑部尚書閎才直道偉然名卿夫論人之賢常本於所生者謂積累有善教養有道也故朝廷於羣臣之克舉厥職者必有推恩之典源為御史為侍郎皆得以其官品秩贈考妣為尚書又得以其官品秩贈祖考妣考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偶然之故哉源將樹碑於考之墓以監察御史彭鑑所述事狀求予為銘銘曰

匡廬巍巍彭蠡洋洋萃和涵清鍾於人英宅幽履貞辟榮曁名睎人已同施受有誠遭孤與惸中焉怦怦發儲倒藏其心截寧善有報施天道必徵嗣有才子桓桓奮興攄厥謀猷式佐大廷天章龍文沂嘉所生崇秩上卿貤寵貽榮彼其何心一性異情曷不觀之魏氏之慶鬱乎高墳有石麗牲車過來下觀此刻銘

東里續集卷二十五